

生命赞歌的显现

——恩施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文化的解读

文 / 夏晓春

摘要:土家族以特有通经断纬的方式织出的织锦——西兰卡普,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民族气息,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独特的民间淳朴文化景象。“万物有灵”贯穿着土家族织锦文化的始终;白虎崇拜是土家族织锦文化中的民族精神的图腾;织锦“西兰卡普”艺术生动记载了土家人生命的情感与生活的世界。

关键词:土家织锦;西兰卡普;巴楚文化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既是古代巴文化的发祥地和土家族文化的诞生地,又是中原汉文化的融汇之地,民族文化存积丰富,底蕴深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传承着古老的巴人文化,延续着土家族、汉族相交融的巴楚文化,创造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织锦——西兰卡普。

1 “万物有灵”贯穿织锦“西兰卡普”文化始终

远古的土家先民,对于大自然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人们往往按照自己的经验,他们的生命和情感融入自然界,把自然事物人格化、社会化,进而神化。“万物有灵观”是土家先民最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们对自然、鬼魂和祖先等的崇拜,是土家先民对生活、自然现象以及人的生理现象的最初认识,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在探索求知中的丰富想象。既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究,更是对自然灾害和命运的抵御和抗争。在土家人世代流传的长篇古歌《摆手歌》里我们看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树木花草、飞禽走兽都被赋予了人的生命与情感。这种将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在神话传说、祭祀巫词、民间故事中比比皆是。土家织锦作为一种文化更是与它息息相关。

传说,有一个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西兰姑娘。每天采集各种鲜花并把它织到土锦上,但觉得并不十分满意,特向长老请教世上最美丽的花,长者指着西兰家的白果树说:“为什么不把白果树的花织上去呢?”

西兰说“白果花是啥样子?”。长者回答:“等到鸡叫三遍,白果树才会开。”西兰决定半夜去看白果花开,一连好几天花都未开。搬弄是非的西兰嫂子,在阿爸面前冷嘲热讽,晚上,父亲拿了一把开山斧,借着酒劲冲进花园,砍死手捧着白果花的西兰。阿爸看到白果花,后悔不已。他相信神灵便把西兰织的花布做成一床被子,意喻父女永远在一起。后来,土家的被子就叫西兰,织有花纹图案的被面就叫“西兰卡普”。其织锦就成为必备的嫁妆而流传至今。

土家织锦文化既是人情感生命的追求,又是人理性的追求。“西兰卡普”织锦艺术素朴天真的自然宇宙观和生命观,成为土家民族文明的主流意识。没有文字的土家族,凭借着口口相传的古老织锦“西兰卡普”,传递着一代又一代人对生的理解,对爱的追求。

2 织锦“西兰卡普”文化中的民族精神——白虎崇拜

“西兰卡普”融合了土家族的自然景观、传统习俗、宗教崇拜、艺术风格等人文意蕴,反映了土家族的艺术、生活、审美等特征。

土家族崇拜白虎,以虎为图腾,故历史上有“白虎复爽”、“白虎之后”等族称。在人类由蒙昧向文明进化的进程中,土家人曾把自然界中的某种神灵作为自己民族的保护神,作为自己的族标和象征,作为精神的寄托,大家供奉它、崇拜它,把它视为自己的祖先。人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荆山楚服艺术符号的研究——以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袍服为例》(2012G390)

作者简介:夏晓春,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们以某种虚幻的形式,祈求自然界某种神秘力量的的庇护,从而把目光投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动植物身上。表现在服饰上,即以图腾崇拜的动物皮毛制作衣服,或以羽毛、树叶等装扮成图腾姿态,或以布料和其他材料制成图腾形状的头饰和鞋帽等。鄂西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巴人的白虎图腾信仰早在《后汉书·南蛮列传》中记载:“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恩施一带至今还留存着一些关于廩君化白虎传说的遗迹:长阳县的白虎垄,相传为廩君死时化白虎处。“白虎垭,在渔峡口东村之后,与村左青龙寺相对,似虎视眈眈。故渔峡口东西村称为白虎垄”(民国《重修县志·四区采访册》)。

恩施土家族相信自己的第一个祖先是由白虎转化而来,这个祖先的后裔死后也化为虎。廩君死而化为虎,被称为“虎奴”、“虎蛮”、“虎子”。土家人便以白虎为祖神,时时处处不忘敬奉。土家各地都敬祭白虎,有白虎庙;有的家里神龛上常年供奉一只木雕的白虎或供有白虎神位,以求保佑平安;土家人结婚时,男方正堂大方桌上要铺虎毯,象征祭祀虎祖。可见白虎在土家人的心目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作为族人的信仰世代相传。恩施土家族的织锦服饰上常有一个几何化的四条腿、两只耳朵、一条尾巴的动物图案,被称为“宝必”。“宝必”纹样象征避邪保佑,消灾平安。土家族的这种服饰是古代巴人以虎皮护身之续,是土家族图腾崇拜在物质文化上的折射,是白虎图腾在土家族服饰中的遗存。土家人崇拜白虎,其实质是勇敢尚武的民族精神。白虎崇拜警醒着土家族人生活环境的恶劣,反映出他们强烈的生存愿望和忧患意识,是这个民族与身俱来的、无法逃避的,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民族精神,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3 织锦“西兰卡普”艺术土家人生命的情感讴歌

3.1 织锦“西兰卡普”艺术是土家人炽热、乐观向上的情感表达

恩施土家族地区的土家姑娘喜花爱花,用花来抒发自己的情爱,个个都是绣花能手,到年逾古稀的土家老人个个心灵手巧、绣艺高超,从头帕到花鞋。姑娘从十岁左右就要开始学习绣花,到出嫁时,必须有自己亲手绣织的“西兰卡普”、花枕头、帐帘、花荷包、花围裙、绣花袜底、绣花鞋等嫁妆。绣织品的多少及精美程度成为评姑娘人才的标准。织锦艺术是土家族姑娘

的当家本领,是土家族民族服饰的组成部分。

土家族织锦以大写意的手法设计出饱满的纹样,色彩热烈鲜明,构图均衡对称,纹样规律又变化无穷,突出的艺术特征表达了土家人的文化理念,炽热、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生命情感。

土家族织锦纹样流传至今的有200多种。其“八勾”纹样、“十二勾”纹样、“二十四勾”纹样等,蜘蛛细长弯折多足的形体特征,有一种向心的内聚力及动的美感。纹样“八勾”,以“八勾”为中心,向四周以菱形状逐层扩散,勾边的重复出现时主体纹样得到强调,使织锦升华到诗化和音乐化的境界。土家人对自然物美化和取舍的审美意识,从自然形态到抽象形态创作的结果,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西兰卡普”历史悠久。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被列为中国五大织锦之一。“西兰卡普”以三块彩织缀连而成。每块两端织上花边,构成完整秀丽的图案。传统“西兰卡普”的纹样有120余种。“西兰卡普”纹样夸张变形,强列的装饰意味,以水平线、垂直线来表现具象物体的造型,三角形、方形、菱形、多边形都由无数个阶梯和台阶连接而成,将造型语言形式化,形、意交融于一体,抒发人的情感,实现实用功能和审美意念的和谐统一。

土家锦“西兰卡普”的色彩原料多采用各色丝线、自染棉纱、线及毛绒线等。土家人尚“红”、“黑”色。色彩常常借鉴于艳丽的鲜花、鸳鸯的羽毛、天际的晚霞和雨后的彩虹等自然色谱,融动大自然及日常生活用品诸色彩为一炉,尽善尽美地表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满足土家人的审美。

“西兰卡普”以红色为主,以黑色为辅,间有黄、蓝、白色参差点缀,这与土家服饰文化和色彩喜好是密不可分的。红色作为与原始生命同一颜色,包含着人类对红色的认识。由于与人类生命共生的历史积淀,可以具有鲜明的、最明显的激起人的生命感情的力量。火、太阳、鲜血与人的生活、狩猎、生命的密切联系。黑色为冷色,象征庄重。

3.2 生态环境和工艺造就了特有的织锦“西兰卡普”形态

恩施土家族织锦的造型、色彩和材料都是与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相关联着的。作为巴人的后代恩施土家族自治州的生态环境,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组合体。

一方面人民大多生活在自然生态环境原始、风景优美的深山。渔猎、农耕、采集相结合的多元复合式经济为土家族经济的主要特征。土家人凭借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根植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民族个性和技术的土壤中。在其生存空间索取生存物质,寻找精神寄托,延续和发展生命,展示自己的存在价值,使织锦纹样产生了纯朴的审美趣味。自然环境优美,都成为土家女性表现的素材:取自大自然的梅花、岩蔷薇、梭罗花、藤藤花、韭菜花、荷叶花、牡丹花、刺梨花等植物花卉纹样;表现动物的石必(小兽)花、阳雀花、猫脚迹花、马必(小马)花、燕子花、猴子花、野鸡花、锦鸡花、蛇花、蝴蝶花、螃蟹花、虎皮花等为题材的纹样;取自于生活的桌子花、椅子花、耙耙架花、梭子花等为题材的纹样;取自民情风俗和民间故事传说的迎亲图、老鼠嫁女、白果花(西兰卡普传说故事)等为题材的纹样,生动有趣,丰富的素材赋予土家人丰富的想象力,赋予织锦“西兰卡普”更加深刻的内容和原生态气息。

另一方面,由于交通不发达,土地异常贫瘠、人烟稀少。在这种生存条件下,经济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服饰所需的原材料必须是自己生产的自织、自染麻布或羊毛织成的布。土家族织锦是在古老的木质腰机上,以棉线为经线,纬线用多股棉纱或绒线交织,采用加固变化斜纹组织,使其图案形成了斜线成阶台状斜进的图形。针对在一定的经纬密度范围内,曲线很难圆满表现的情况,创造出由无数个阶台连接成的近似曲线的图形的方法。因此,受织锦工艺制作手段、生产技能和生产能力的制约,土家族织锦都十分粗犷。为了适应工艺的要求把自然界里变化丰富、线条优美生动的物体轮廓,变化成以直线和斜线为主的抽象几何形。在“马必花”纹样我们看到的马头、体、尾曲线都变成直线和斜线符号了;“蛇花”以规则的小三角形、菱形块排列,表现了蛇的卷曲之形,并由单边勾、万字流水边连接构成;传统的“船船花”纹样,以直线、方形构成等。

3.3 织锦“西兰卡普”折射出巴楚文化的交融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一些新的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融入到了土家织锦中去。战国时期的楚文化的热烈浪漫,丰富的想象和巧妙的夸张手法,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造型在似与不似之间,富于创造的文化特色,而土家织锦“西兰卡普”重表现,重创造,妙在神似,构图中多采用浪漫主义的概括、变形、夸张等手法,动与静、自然纹样与几何纹样有机地结合,纹样既富有生活情趣,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然,楚文化对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楚汉民族的吉祥的标志性符号在土家织锦“西兰卡普”中比比皆是。如马必花造型,吉祥万字纹样;汉民族双凤戏牡丹的变体纹双凤牡丹纹样;直线构成的凤凰造型;以祥龙与瑞凤构成互为相背的龙凤花主题纹样形式;龙凤呈祥纹样,以及双凤朝阳、福禄寿喜、长命富贵、二龙抢宝、鸳鸯采莲、鲤鱼跳龙门、喜鹊闹梅、狮子滚绣球等纹样都是巴楚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

织锦西兰卡普艺术蕴含的精神内质,赋予着土家族更加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作为构成土家人服饰符号系统元素的织锦“西兰卡普”文化,工艺技艺与其生活环境十分谐调。织锦中夸张的几何符号,成为土家织锦文化的重要标识。作为非物质遗产的远古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艺术启迪着今天设计师的灵感。他们将用以现代设计的艺术符号、解构,创造出现代风貌的服装设计,创造一种新的美感和趣味。

参考文献:

- [1]周丽娅.在西兰卡普织锦探索中的感悟[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4(4).
- [2]刘霞.西兰卡普技艺之启承[D].武汉理工大学.2008.
- [3]谭淋心.西兰卡普传统图案的现代运用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 2007.

(收稿日期:2012年11月1日)